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伽·谢列布里雅柯娃 著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伽·谢列布里雅柯娃 著

刘辽逸 青水 张孟恢 林三木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Галина Серебрякова
Юность Маркс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7

封面设计：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伽·谢列森里雅柯娃著

刘辽逸 青 水 译
张孟恢 林三木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22印张 3插页 490千字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2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75,001—116,000册 定价2.03元

主要人物表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布维耶·杜莫拉尔——法国罗尼省省长。

布罗舍——法国大商人。

约翰·斯托克——德国裁缝，纺织工人。第一次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沙尔里·布弗里——法国工匠。

让·布弗里——沙尔里之子，青年纺织工人，曾参加过七月革命。

贞尼维耶娃·布弗里——沙尔里之女，后与斯托克结婚。

洛康勃——工人起义的领袖。

亨利·马克思——马克思之父，法律顾问。

罕丽达·马克思——马克思之母。

索菲娅——马克思之姊。

约翰·普列斯堡——马克思之舅父。

燕妮·威斯特华伦——马克思的爱人。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燕妮之父，特列尔市的普鲁士政府顾问。

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燕妮之母。

艾德加尔——燕妮之弟，马克思的同学。

斐迪南——燕妮之兄。

威登巴赫——腓特烈·威廉中学校长。

艾德华·蒙顿依——书商。

沃伊切克——黑森饭店茶房，曾参加波兰起义。

乔治·毕希纳——德国作家，教授，秘密团体“人权协会”的组织者。

弗里德利赫·维伊迪格——牧师，乡村小学校长，“人权协会”的成员。

康拉德·库里——叛徒。

弗里茨·什列伊格——马克思的同学。

斐迪南·瓦里泰尔——法学教授。

克维伊克——大学生，马克思的朋友。

施马里考仁——大学生，马克思的朋友。

甘斯——狱卒。

巴乌里——有进步思想的大学生。

爱德华·甘斯——柏林大学教授，法学家。

布鲁诺·鲍威尔——教授，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

阿道夫·鲁滕堡——中学教师，马克思的朋友，鲍威尔小组的成员。

卡罗·腓特利·科本——中学教师，无神论者，马克思的朋友，鲍威尔小组的成员。

维利·布林杰尔——英国青年工人，钳工，曾参加宪章运动。

约翰·史密斯——英国工人，曾参加宪章运动。

乔治·梅洛尔——英国工人领袖。

特尔涅尔——英国青年旋工。

菲格斯·奥康瑙尔——英国宪章运动领袖之一。

乔治·朱理安·哈尼——英国宪章运动左翼领导人之一。

斯托里太太——巴黎一家纸花厂的老板娘。

海涅——德国大诗人。

拉邦诺埃——《智慧报》编辑，巴贝夫的学生。

谢蒙·施米特——皮革学徒工。

卡尔·沙比尔——“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

勃留依安——法国上等兵，曾在军中进行秘密活动。

弗列尼——石匠。

布朗基——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秘密组织“四季社”的领导人。

德鲁伊诺中尉——警官。

莫伊塞·赫斯——马克思的朋友。

格奥尔格·荣克——马克思的朋友。

阿诺尔德·鲁格——《德法年鉴》主编。

圣波尔——书刊检查官。

海伦(琳蕻)·德穆特——马克思家里的女管家。

海尔维格——德国诗人。

路易·布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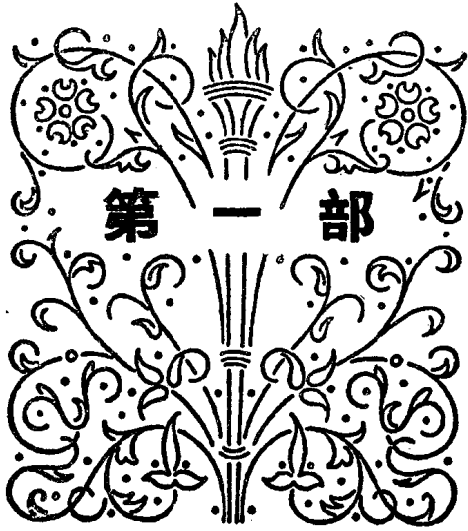
目 次

第 一 部

第一章	不是劳动而生,就是战斗而死	1
第二章	特利尔	63
第三章	觉醒中的德意志	112
第四章	中学毕业证书	153
第五章	大学	175

第 二 部

第一章	约翰·斯托克	231
第二章	在边境上	282
第三章	能制止的就制止,可以制止的就制止	369
第四章	探寻	419
第五章	重逢	518
第六章	老约翰的一生	593
第七章	前夜	658





第 一 章

不是劳动而生，就是战斗而死

I

7月27日，这具有决定意义的星期四，已经过了几天了。迟钝的俾尔修种马拉着车从巴黎街上走过，车上满载着沾染鲜血的历史遗物：做街垒用的穿满枪眼的麻袋、打坏的机床、家具和开了缝的褥垫。

在掘得坑坑洼洼的马路上，到处还扔着起义者的武器：刀、手枪、长枪、马刀、铁棍、木棒。

在毁坏的房屋上，有些地方还悬挂着写着“共和国万岁！”的标语布，被风吹得起皱。几个正向新国王的杜尔里宫奔去的服装华丽的太太和先生高呼着“国王万岁！”把标语布撕得粉碎。

国王登上法兰西宝座的第二天，8月9日，杜莫拉尔接到了路易·腓力浦一世的召见令。

政府认为，对某些在复辟后失宠的拿破仑的官吏实行怀柔 and 拉拢是有益的。

波旁王朝的恢复，使布维耶·杜莫拉尔失去了高官厚禄和步步高升的可能。这位被贬黜的显贵在远离巴黎和宫廷的地方度

过了十五年。因为他的妻子富有，这些年他都是在旅行中消磨的，他满腹牢骚，凭吊过去，和反对派勾心斗角，但是不准备有所作为。七月革命的发生，杜莫拉尔认为是期待已久的报复查理^①的时刻已经到来。

“与其对拿破仑的后代抱着不现实的希望，不如为现实的国王服务，”他一面穿大礼服，一面想道。

中午时分，这位被贬黜的官吏乘着重新把徽号镀金的光彩夺目的马车去朝见路易·腓力浦。

当杜莫拉尔被皇上接见的时候，他的仆人热罗姆在法兰西的首都闲逛。他阴沉地望着开始枯萎的花串和悬在房屋上的庆贺加冕典礼的装饰。在八角形的范德广场上，热罗姆被看热闹的人群挤进了大门间。从花岗石的圆柱上拖下来一大朵覆着一面白旗的百合花，这是刚被推翻了的波旁王朝的徽号，是曾经代替拿破仑立像的徽号。

从近处杜里里宫花园传来管乐器演奏的华尔兹曲。

几个月后，杜莫拉尔就被国王任命为重要而富足的罗尼省的省长。1831年5月，他携带着家眷和仆人就出发到里昂去了。

2

“你这个科西嘉人，热罗姆，你至多比拿破仑高一寸。不知道你将来埋葬在哪个岛上！”布维耶·杜莫拉尔响亮地笑了。“你不要否认，老头子，在七月那些日子，那些煽动家教会了你要求共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多亏你和你的朋友我才当上省长。

^① 查理十世(1757-1836)，法兰西国王，1824-1830在位。疯狂的反动分子，被1830年七月革命所推翻。

就算是这样吧！再过一二年，我们还是要回巴黎的。”

“我想国王的大臣们未必让您接近他们，”热罗姆阴沉沉地说。

杜莫拉尔省长在大商人布罗舍的花园里做客，现在他就要出去打猎，因此他和仆人每天早晨照例交换一下意见的时间就大大缩短了。省长试了试大礼帽，把金柄的轧轧作响的英国马鞭折弯了握在手里，向门口走去，但是在门槛上停住了，他交代了最后几件指示。

“把信送交市长，到罗格的司令部去一趟。向他的勤务兵探探口气，将军的身体怎么样；当真病了还是为了避免在会议上和我见面而装病？”

布维耶·杜莫拉尔和他的仆人形影不离地生活了二十七年。

1804年，这个拿破仑手下的年轻的官吏布维耶受国王的重托来到了科西嘉岛，在阿雅契奥附近的酒馆里遇见一个勉强会说法语的健壮的黑头发的牧人。这个拿破仑的同乡央求新来的官吏收留他，从此他就小心周到地侍候他。热罗姆很快就成为布维耶·杜莫拉尔的事业的活史册，成为他的最忠实的心腹。这个仆人熟悉杜莫拉尔的情妇的习惯和爱好、决斗的原因和决斗的证人，也知道这个拿破仑的行政长官到什么城市和国家去上任。

在帝国时代和在革命的年月，官吏们是不断地变换工作的地点和性质的。

布维耶·杜莫拉尔的履历表是长长的一大串。国王很赏识这个穷贵族的机智、圆滑和外国语的知识，派他到征服的国土上担任重要的职位。布维耶·杜莫拉尔善于掩盖帝国制度的疮疤，威尼斯、拉古萨、科堡的贵族们都乐意以平等的身份接待他。

1789年，布维耶家族破产了，革命前，这个家族是法兰西古

老的显贵。

热罗姆记得，这位现任里昂的地方长官，当年曾在拿破仑手下当过军官，当过耀武扬威的行政官。正是他热罗姆，曾把盖有皇帝火漆印的公文封套交给塔尔-伊-加伦纳的长官，这是赐给贵族布维耶以男爵称号的公事。

3

打猎的人刚离开大商人布罗舍的“富裕别墅”的大院，热罗姆就骑着斑纹马到离田庄二十三英里的里昂去了。

十月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地明净。通到城里的道路沿着罗尼河伸展着，这天早晨的河水也象天空一样发出银灰色。沿途的槭树和栗树忧郁地落着五光十色的大片叶子。热罗姆用叶子把马具装饰起来。

这个科西嘉老人怀念起几乎三十年没有看见的故乡的岛。他的眼睛忧愁地寻找岩石和没有采伐过的森林，但是周围都是住了人家的山岗和细心耕作的平原。

在村庄水井旁，停着一辆卸掉驾具的向第戎去的驿车。

等待着换马的旅客在“小萨伏雅尔”酒馆里吃早饭。

热罗姆在那些举止庄重的经纪人里面没有找到熟人，他一口气喝了一杯红葡萄酒，又往前赶路。离城愈近，路上来往的车马行人就愈稠密。

几匹粗笨的比卡尔第亚种的大马，拖着几辆帆布篷盖的货车，上面满载着装有绸缎和天鹅绒的箱子。这是运往莱比锡市场的货车。

热罗姆赶过载着意大利的原料运到纺织首都的大车队。

忽然一声顽强的吆喝，使骑在马上热罗姆回过头去。山脚那边，有一个棕黄头发的青年，伸直两条长腿坐在落叶纷纷的雕萎的槭树下面，他穿着涂满血渍的麻布裤子和没塞进裤腰里的上衣。

“哎，朋友！”他挥着棍子喊道。“朋友，离里昂还有多远？”

从来不掉骂人机会的热罗姆勒住了马。

“游手好闲的家伙！”他在马镫上欠起身来大声叫道。“里昂城就在你的鼻尖底下，瞎眼的懒汉！站起来睁眼看看，傻小子。问些废话耽误忙人的工夫。”

“我不是本地人，”那个流浪汉用很重的外国口音说，他慢腾腾地站起来。他非常瘦，样子疲倦无力。

“德国人吗？”热罗姆用他在科堡学的话问道。

过路人点点乱发蓬松的头。

“从哪里来？”热罗姆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他这一口乡音又使这个棕黄头发的青年高兴起来。

“我从日内瓦来，走遍了整个瑞士，我本来是达姆斯塔特人。听说在里昂连外国人也能找到工作。”

“工作是有，但是糊不了口，”热罗姆清清楚楚地说。

他拉紧了缰绳，很快拐了一个弯就看不见了。

约翰·斯托克是一个十九岁的裁缝助手和精巧的织工，他已经在莱茵河两岸流浪一年多了。现在他穿过萨伏雅山到罗尼河去。

4

在丰盛的晚餐后，布罗舍先生领着客人参观广阔的田庄。

这座“富裕别墅”是一年前大商人才从国家拍卖行买来的。这四方的房屋正面是用圆柱围成的半圆形，它是路易十五的情妇的丈夫按照当时流行的式样建筑的。在革命的年代，“女王城堡”（这是当时田庄的名称）成了兵营。大理石的圆柱和壁画上涂着标语：

“粉碎暴政这个多头毒蛇！”

“自由、平等和博爱！”

拿破仑把这座荒废的美丽花园（这里面的希腊女神掉了鼻子，酒神女司祭毁坏得面目全非）赐给他的一位元帅。但是这位元帅把赐给他的六座田庄只整理好五座，刚刚把“女王城堡”改为“女皇城堡”就放弃了。田庄慢慢地毁坏了，里昂的资产阶级对这种作为祝宴和娱乐用的贵族住宅不感到兴趣。七月革命后不久，布罗舍先生用很便宜的价钱购置了这座田庄。

里昂的资产阶级和首都的伙伴们不同，不大喜欢过分的奢侈。许多丝织业的大老板的妻子都是从瑞士娶来的，那里的妇女都受过严格的、假装朴素的教育。虽然如此，布罗舍仍然实行他所说的“让自己的享乐和财产相称”。

布罗舍祖居巴黎，他是和一个天鹅绒的大商人的女儿结婚后到里昂来的，所以他在里昂认为自己是外来户。多亏了复辟，他才有现在这笔财产，在复辟的年代，从向同盟国赔款而发行的公债中，他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岳父死后，布罗舍向里昂的工厂投资，财运继续亨通。

他把“女皇城堡”称作“富裕别墅”，花了十几万法郎加以装饰，这使里昂的资产阶级感到惊奇，并且散布了些流言蜚语。荒凉的花园伐净了草木后改成花坛，在整修过的房屋里，出现了经理人从省城和首都收购的未必是真迹的画儿。入口处站着一头

青铜野牛，端着投放名片的盘子；被打碎的希腊女神那里，换上象征信仰、希望和美德的雕刻石像。从意大利请来的雕塑家装修别墅，体现了大商人的意图。把破旧的亭子——爱情和欢乐的神殿——拆掉，布罗舍修了两座蓄水池似的没有窗户的圆形建筑物，里面布置了长幅壁画。一幅画是取材于《圣经》的箴言，萨马拉人和乞丐的故事，另一幅是黑人要求信奉天主教。这两个故事都使布罗舍先生感动得流泪。

在主人的书房墙壁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在最光荣的地位挂着一把木柄的刀，布罗舍确证这就是杀死马拉^①的那把刀。

只有女儿的房间还保存着旧式贵族的款式。在亨丽耶塔·布罗舍的闺房中，爱神和赛克^②仍然亲吻着。床榻上华盖的颜色和点缀的花卉，依然象当年挥霍无度的国王的宠儿寝卧其上时一样。装饰阳台前喷水池的唯一的神像是莫考莱^③。

亨丽耶塔·布罗舍是一个十九岁的红脸蛋儿的胖姑娘，她离开专门教育那些继承封号和百万财富的小姐的乌尔松里诺克修道院附设学校已经两年了。布罗舍小姐整天价读小说，临睡前祈祷。里昂的生活使她感到屈辱而且乏味；亨丽耶塔幻想出嫁——主要是幻想换换地方。

“巴黎，”她给女友的信中写道，“是地球上唯一没有粗野的东西触动我的幻想和悲伤的心的角落。”

① 让·保罗·马拉(1743-1793)，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曾在他的《人民之友》报上坚持不懈地揭露反革命的阴谋。他是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法国人民群众发动的主要鼓舞者之一，这次发动的结果，使雅各宾党的专政得以建立。同年7月13日，一个亲吉伦特派的反革命分子潜入马拉的屋里，用短刀刺杀了马拉。

② 希腊神话中体现人的灵魂的少女形象。

③ 古罗马人的商业之神，商旅的保护神。

乔治·杜瓦里，这位罗格伯爵将军的副官，里昂驻军的军官，是一个腰身纤细得无可指摘的人，在亨丽耶塔·布罗舍心目中，陪着她到首都——到那“冷酷世界的绿洲”去的最愉快的旅伴就是他了。

“为了爱一个女人而退休，并且为了她愿到天涯海角，乔治，你能办到吗？”趁父亲向客人们夸耀马厩的时候，亨丽耶塔问道。

“但是，小姐，我是法兰西的真正儿子，我准备献身疆场，我不会为了任何人而失去荣誉。二十四岁就退休是可耻的，而且会使我失去遗产。”

“男爵，”亨丽耶塔忧郁地用鞋跟踢小道上的砂砾，对杜莫拉尔招呼了一声。“您爱月亮吗？”她装腔作势地向那从山岗后面爬上来的半轮明月伸出一只手。

“我承认它是有益的发光体，然而，比起我们时代的最近的发明——煤气灯，就大为逊色了，”他回答道。

布罗舍先生正领着客人们向牛奶场走去，刚说出为了建设牛奶场花费的钱数，听见省长的话，鼓着掌转过身来。

“好！这个回答无愧于蒸汽时代，我的朋友，”他亲密地拍了拍男爵的肩膀，补充了一句。

“啊哟，然而多么乏味啊！”布罗舍小姐使性子说。“月亮是死的太阳。你们互相细细地看看：我们是透明的，我们是蓝色的，我们是开败的花朵。”

布罗舍先生愤慨地扬起了黑伞。

“诸位先生，我为神圣的修道院的罪女们曾付出几万法郎，所得到的就是这些荒唐的想法！我的祖父在我母亲身上花费的没有我在亨丽耶塔身上花费的百分之一，她不识字，也没有工夫去想月亮。可是她却奠定了家庭安宁幸福的基础，在格列夫广